



三月，在柳青墓前

傅大为

缘着他名字的色彩——三月最醒目的路标
我们来到皇甫村
此刻，大把大把的春光正媚
簇拥着碑石
祭拜

我们与沉默的麦苗一道
随风弯腰，深度鞠躬
悼念蛤蟆滩蛙声四起的日子
悼念那些团结协作的日子
那时，他们创业，让滚烫的汗水
流进同一个脚窝，为的是
父老乡亲能过上吃白馍馍的生活
为的是，大家的道路
应该由大家的脚板
共同走过

守望三月的麦地
守望黄土下炊烟的背影
他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守候成一弯孤独

此刻，春光正媚
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个
从厚厚书页里走来的梁姓后生
踟蹰着，背着满麻袋的稻种
却不知道该把春光
播进哪块田里

我们在麦地里转了几圈
向前、向后，往左、往右
寻觅间，却找不到了
来处

清明感怀

张鹰

农历二十四节气中，我最钟爱“清明”，这一天，我可感受“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意境。这一天，我可亲临《清明上河图》新版本中的盛景。这一天，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思念的风。

清明雨是我的泪珠，就让那泪珠浸透的纸钱，温馨着后辈与已故亲人，惜别而又重逢的梦境……清明的风筝是我的思念，就让风筝飞向苍穹，到天堂探望已故的亲人，畅叙阴阳两隔的牵挂之情……

戊戌年清明，我要告诉在天堂的父母：天壤直达载人飞船——“神十”2013年6月正式运营，中国已建成太空“宾馆”——“天宫一号”空间站，

已在2011年金秋竣工启用。

我提前预定探亲的房间，届时，我将很依在母亲身旁，听吴刚唱歌，看嫦娥伴舞，在银河泛舟，畅享来世才能实现的幻境……

农历二十四节气中，我最钟爱“清明”，这一天，我将携家人郊野踏青，远离喧嚣，亲近自然，放飞心情，徜徉在野花簇拥的阡陌田径。

这一天，我将驾着爱车，在原野上驰骋，趟过小溪，穿越隧道，拥抱秦岭，感受人生旅途的柳暗花明……

岳飞坟前的思考

朱文杰

怒发冲冠的你
不会为背上那几个字
压弯信念
从你手中的《出师表》上
我读懂了你满腔的悲愤

而秦桧当时一定很有贤名
一定很有人缘，很会来事
一定文章盖鼎，书法潇洒
一定眉清目秀，才气横溢
也一定很能蒙蔽人

否则，怎能一句“莫须有”
荫翥就笼罩了风波亭
走到他铁铸的奸邪之像前
竟不敢唾上几口
我害怕，如果我活在宋代
也认不清他的面目

纷云如麻的历史
抽不出一点头来
我知道，元帅你的班师
一定很无奈，很痛苦
黄河边留一支孤军
怎能直捣黄龙
叹历代文人骚客
按照皇权的观念塑造你的愚忠

我却从不相信你的不悲不争
枪挑小梁王
激励多少后生壮怀
一曲《满江红》
沸腾了多少烈士热血

春天是百花争艳的季节，百花之中，我最心仪、最敬重的花儿是月季花。我的月季花情结来自我在河南郑州熊耳河畔一个春夏的差旅生活经历。

熊耳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四年前的春天，我有幸出差到熊耳河畔，在我工作生活的两座连体大楼后边，有一畦处境非常常态的月季花。起初，我每天中午和傍晚走过去看望她们。后来，每天早上、正午和傍晚，我专门抽出时间陪伴她们，欣赏她们，观察她们，呵护她们。观察至喜乐之时，忍不住用点头的方式给她们“点个赞”，默默地向她们致敬！

追求光明的月季花

陈仓

月季花圃在大楼的北边，一片绿草地的南边。花圃的南边有一排半遮天蔽日的梧桐，半排粗壮的槐树，三株高大的雪松，两行郁郁葱葱的冬青，喜光向阳的月季花不幸“被生长”在荫翳蔽日的阳光稀缺之地。看花间隙，我做了精确测算，在二百多株月季花中，仅有十来株可以享受上午十点以后的阳光，近百株月季只能沐浴落日的余晖，五六株月季可以分享一些从梧桐树、槐树枝叶缝隙投射下来的正午漏光，花圃东南角的三株月季完全彻底地生长在高大树木，以及高个月季的多重阴影之下，终日得不到阳光照射，完全依赖周围建筑物的反射光顽强苟活，个头明显矮于同伴。

俗话说：“大树底下不长草，阴凉坡里没好苗”。因此，这一畦向光、追光、借光的月季花显得非同寻常。由于生长处和立足点各异，因为光照、灌溉、风向和风力等等境遇不同，大部分月季的枝干整体朝向西北，而她们的枝干、枝杈、花朵和树叶千姿百态，旁逸斜出，朝向光源，扭七拐八地追求光明。二十九株中等个头的月季终日得不到阳光直射，难得享受夕阳余晖。在她们脚下，除了生命力顽强的苔藓、地衣，喜阴孱弱的喇叭草，大草不生，地面裸露。尽管生存条件如此阴寒，她们仍不失追求光明的渴望。她们决绝地背离大楼大树遮蔽下的阴森之气，倔强拧巴的树枝，翻卷如舌的树叶顽强地向

北面倾斜伸展。冷艳的花儿，稚嫩的花蕾直面北边三十米远处的高楼大厦，吸收楼宇玻璃墙体及其他发光体远远反射过来的“二手光”和辐射热，借用微弱的光和热给自己补充能量，顽强地活下去。在大树缝隙间找光、借光、用光的花枝似乎具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生存欲望生发出来的生存智慧，有些枝条倾斜伸展，有些枝条扭曲横陈，有些枝条贴地伸展，擎举花朵，在大树树影的疏影横斜之间寻找光和热。仔细查看那些枝条贴地，枝丫擎举花朵的枝条，枝杈处已经自然折裂，裂而未断，持续不断地为枝叶和花朵输送营养。看到那些折断骨干连着皮的月季枝，我不由得心生怜惜与敬意。为她们的未来考虑，我俯身蹲下，用手拨拉起土石瓦砾，为她们做托做枕做槽，为她们预留来年春天在泥土里再生根系，枝断身不死，自立门户，从头再来的营养土。

错过花季还开花，这是月季花与众不同的个性。在花圃中，开花最迟最少最小，直至立夏，依然有个别枝头含苞待放的是那三株个头最矮小的月季花。为了获得微弱的光和热，她们将枝头朝向二十米远处的一面白色马赛克墙壁，她们倔强不屈的姿态令人动容。我忍不住蹲下去，逐一给她们培了两把黄土，祝福她们根深叶茂，长长大大，枝繁叶茂花艳丽，芬芳到深秋。

万物有灵，月季是花卉中的精灵。熊耳河畔，匆匆太匆匆，从春到夏，真诚地亲近月季花，我似乎感知到了月季花的非凡灵性。一百多天，天天抽空路过看花，赏花，琢磨花，呵护花，我的异常举动引起同行的一位地质专家的诧异。说明缘由，仁兄告诉我，植物是动物祖先的祖先，花木是人类老祖宗的老祖宗，人类理应孝敬她们。世间生物，有自养与他养之分，月季是自养生物，她们比人类高贵得多。我说，作为浅薄无知之辈，偶尔结缘处于阴寒逼仄苦境的月季们，她们执着地追求光明，顽强地借光用光，充分吸收自然界热能和养分，她们的精神给予我很大的人生启示，我的所作所为，有崇敬之心，也有感恩之意。



黄山晨曦 郭健 摄

20多年了，老家的大门口常年挂着一对大大的红灯笼。记得那是20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从遥远的外乡回老家探望父母，进村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乡下人睡得早，在寒冷寂静的冬天深夜，整个村子里看不见一个游走的人影，恐惧和寒冷加速了我回家的脚步。可是，当我刚刚走到巷口时，发现在寒风中摇曳的两盏红灯笼格外醒目，红红的灯光穿透黑夜向周围扩散，那不正是我的家吗？我欣喜地狂奔回家，父亲坐在炕沿上喝着

那天，我脱口而出对父亲说出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句肉麻的话：“爸，我希望我以后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能看到家门口你为我挂的两盏红灯笼。”

父亲退休前是一名中学一级教师，从教42年分别担任过四所中学教育主任、校长职务和乡镇教育专干职务，桃李遍天下。他热爱音乐、文学和书法，能演奏二胡、风琴、小提琴，文学功底颇深。父亲言语不多，但是我们开来，要驱赶走空气中的寒意，现在依然怕，即便照顾他时也是小心翼翼，生怕惹他老人家不高

时候，我心目中的父亲对于生活举重若轻无所不能。然而在我念高三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封父亲写给县教育局请求增加工资的申请书，其言辞之恳切让我心痛。那一刻我才知道父亲这些年用仅仅几十元钱的微薄工资，不仅养活着我们一家8口，而且还有他的8个外甥和侄子，多多少少都要接济一下。大姐曾经问他靠这么点工资是如何坚持供我们兄妹5个读书的呢？他说：“借了还、还了借呗。”我当时真的无法想象自尊心强的父亲在内心承受着

父亲的红灯笼

马芳侠 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石油勘探研究所

用了一辈子的旱烟斗，吧嗒吧嗒地吸着，看了我一眼没有吱声。母亲则停下手中的针线活热切地招呼我坐在炕上嘘寒问暖。我问：“这么晚了，非年非节的家门口怎么会亮着灯呢？”母亲说：“你爸不肯睡觉，一趟一趟到门口看了好多回了，等你呢……”

兴。可是，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几乎没有打过我们任何人，就连训斥的次数也极其有限。要问为什么怕他，谁也说不清楚。现在慢慢懂得了那就是崇拜和敬畏。从小的耳濡目染，我们兄妹也和父亲一样，有着正直诚信、爱憎分明的人格和善良敦厚、执着认真的性格。

父亲很少跟我们交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情绪沮丧和叫苦喊累

怎样的煎熬和逼不得已才会写出那封信，也无法想象过去那些年他独自承担了怎样的重担，却不肯让家人知晓和分担，哪怕是语言上的安慰也好。父亲真的不易，那一刻我感受到父爱如山，静默无言。

如今，家门口的那两盏红灯笼依然高高挂起，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而大哥又把“立身惟正处事惟诚德行台凭自省，许国以忠齐家以孝门兴教化赖诗传”的家训贴在书房的大门上，它像一盏心灯，时刻激励鞭策我们，教化我们的后人，让“诚信、孝道”世代相传。（本报有删节）



文士的尴尬

刘章建

笔走龙蛇

应该说，文士的聚会，是需要口若悬河或者滔滔不绝，津津乐道抑或夸夸其谈，举一反三或者引经据典……反正，我认为，大家说起文学来，刹不住车；聊起写作来，停不住话……这都是无可厚非并且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是一群为了写作，为了文学而狂热的人；这是一群在文学道路上默默无闻积极探索了若干年的人发出的肺腑之言。某一日，终于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并且恰如其分地聊写作的话题，当然就有很多话说，也当然就有很多素日里沉积了很久缺乏场合的心里话要吐出来，或抑扬顿挫，或气势轩昂，或丝丝艾艾，或沉痛批评……都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也很受大家欢迎。

偏，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会议，并非文学的讲习或座谈。一般情况下，会议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规律：按照会议议程，发言顺序也是按照“一般、次重要、重要”的顺序安排的。发言的重要程度也是按照“倒叙”方式确定的。主持人心思很清楚，一场会议，谁应该占多长时间，都要严格把控，才能顺利开好会议。可是，这样的会议，文士的话匣子一旦被打开，覆水难收，主持人完全无法把控了。主持人心思很清楚，这样的会议，一般情况下，邀请了主管局的领导、业务分管领导、主抓常委领导……都是会议抬出来显示会议规格和彰显上级关怀的，他们的讲话，才是本次会议“需要”的主旨。说是文士的座谈会，其实，主要目的还是要让上级各位领导做讲话、做指示，才是一次圆满的会议。

偏，我的老兄是一位在文坛蛰伏、耕耘三十多年并且颇有成就的作家。轮到他发言，他从地域文化的起根发芽谈起，从历史上本地文化留下的

为数不多的痕迹谈起，从本地现代文学的根源谈起……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恨不得把自己对地域文学的看法和担忧、想法和设想合盘端出，一下子弄出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这样的发言，让主持人坐如针毡。

其实，这不是主持人的错，主持人是场合上的人，也是在走流程，他要不停地拿捏时间，掌握整个会议的节奏，把控制议程中各个环节的过渡，好让与会领导感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要。

于是，主持人先是“咬耳朵”提醒谈话人注意控制时间，再是不断地拿起手表慢慢看，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警告超时。

终于，这些文士都停下来。下来的座谈，就显得很有意思了。主持人说，他人讲过三分钟的，也还是有很多人雀跃着想表达对文学的看法和认识，也还是有很多人喋喋不休，也还是有很多人想说几句。

终于，主持人看了几次表，实在忍不住了，说：“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座谈先到这里吧。”

于是，大家都不得不停了。终于，会议再一次进入了预设轨道。先是主管局领导讲话，再是业务分管领导主要讲话，最后常委领导重要讲话。

主持人的冷汗终于干了，会议圆满结束。

我最尊敬的那几位作家都遭遇过这样的尴尬。每一次，这样的文士的座谈会都会有几位作家遭到被主持人“硬切”的尴尬。那被“硬切”了的作家，下次会议上也一定会语重心长地拖些时间。下一次，这样文士的会议也还是会让主持人鼻尖上冒冷汗。

毕竟，文学的道路还很漫长；毕竟，文士说话的机会也不多；毕竟，文士的尴尬，其实不是他们自身的尴尬。但愿，文士的尴尬会越来越少吧。



梦里黄花 王锦双 摄